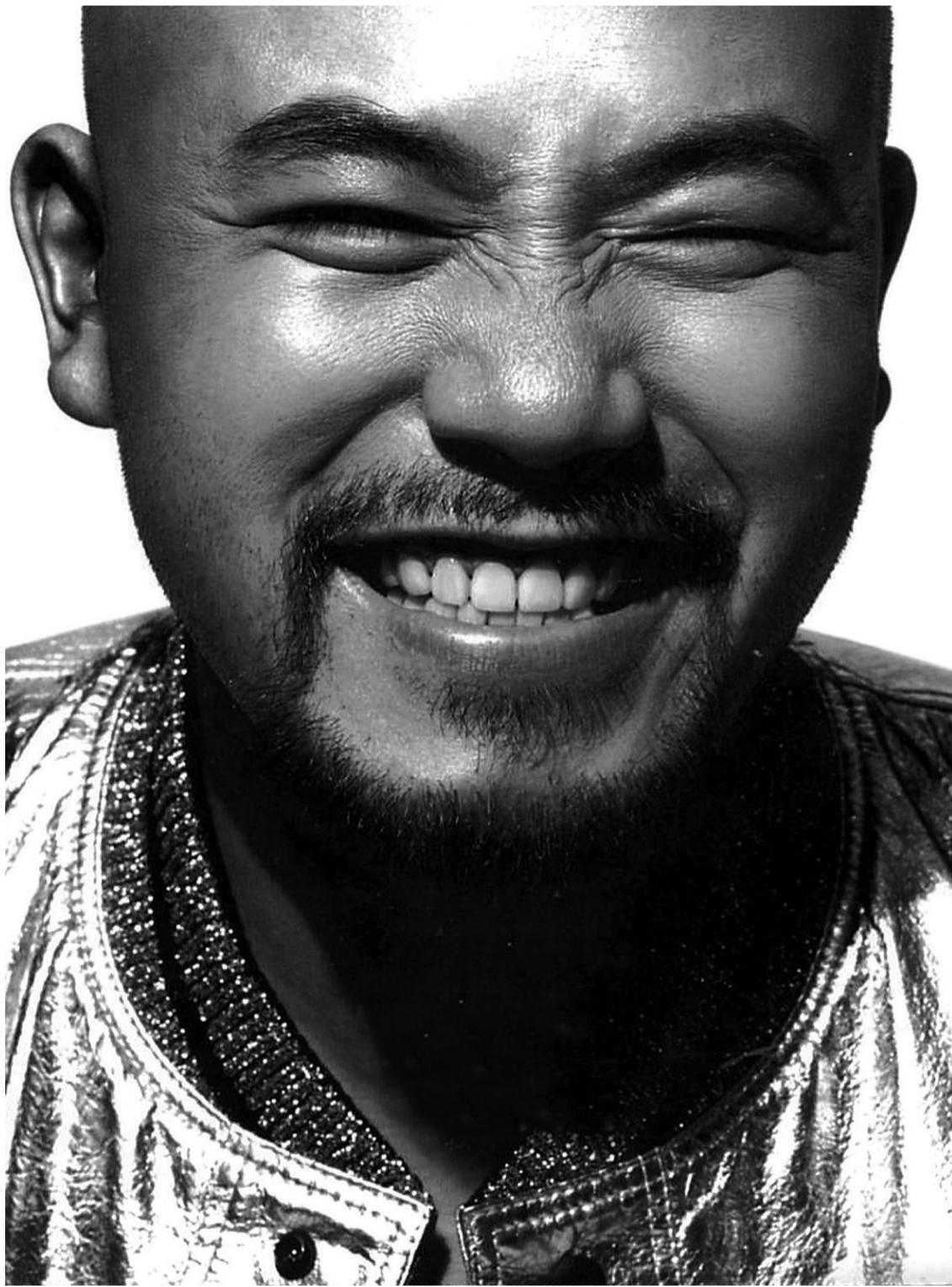


娱乐品鉴 | 乐评

9月底,在惠州举行的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勇夺“最佳作词人”、“殿堂作词人”两项大奖的黄伟文(Wyman)在领奖时笑称:“其实我很害怕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参加颁奖典礼,因为我怕大家不认识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吗?”其实 Wyman 何须如此谦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黄伟文填的歌词回荡在大街小巷,毕竟这个时代谁不会哼上几句《陀飞轮》《好心分手》《喜帖街》。据不完全统计,黄伟文填词作品的数目至今已近1100首。日前,在填词方面锐意“减产”的黄伟文接受了记者的专访,畅谈了不少热门话题:与李纯恩的“港乐已死”言论之争《脏话阿七》在内地的“被阉割”、对林振强的追思……打开了话匣子的Wyman可谓字字珠玑,对他而言,每一首呕心沥血创作的粤语歌词、每一位交心多年的乐坛挚友,当中都有一份浓得化不开的港乐情结。

港乐已死?
讲多无谓,
做最实际

聊起前段时间与李纯恩在微博上对“港乐已死”观点的争论, Wyman 笑言:“其实这对我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还没有死!香港还有很多我觉得很好的填词人、音乐人没有死,很多有心人也都还没有死!”

作为第一个站出来为这件事发声的圈中人士,除了赢得大部分网友的支持, Wyman 也遭受到了一些抨击,更有人质疑 Wyman 在“搞一言堂”、“护短”。不过, Wyman 向记者表示,他并不会为自己的仗义敢言而感到后悔:“我欢迎大家给香港乐坛提意见,但我希望那是有建设性的意见。也就是说,你有权觉得广东歌已死,但有没有一些建议能让它死而复生呢?如果你认为广东歌虽然还没死,但已经危在旦夕,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延长它的寿命,让它的明天又欣欣向荣呢?在我看来,出于武断、出于感性、出于憎恨而纯粹发出‘港乐已死’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一种意见。”

讲多无谓,做最实际。在香港组合 C All Star 的粤语新碟《Cantopossibility》中, Wyman 就贡献了一首《薄情歌》,试图探究广东歌的更多“可能性”,并用歌词隐喻香港乐坛的“不死精神”。黄伟文向记者坦言:“其实这几年我的作品这么少,我对自己的要求会高一点,只有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作品才会拿出来,所以每一首我都很偏爱。写歌词也不是为了拿奖,奖那么少,怎么拿得了那么多呢?很多好歌最后没有拿到奖,都是很自然的事。我已经不会因为哪一首自己觉得很值得拿奖的歌最后没有拿到奖而失望,因为理论上来说,你写的每一首歌,都应该是值得拿奖的。”

黄伟文的
恩恩爱爱

金牌填词人接受专访
畅谈港乐之情、挚友之情

港乐情结!
我对歌词怀着的憧憬没有结束

说到底, Wyman 其实也是喝着港乐“奶水”长大的一代,曾经在港铁站偷走达明一派海报的他,现在已经成为达明的御用填词人之一,时光的神奇作用在 Wyman 身上尤其明显。在填词界的前辈中,今年逝世十周年的林振强也影响 Wyman 至深,他甚至说过“我与林振强像是同一所学校出来的”这样的话。 Wyman 表示:“林振强对我的影响是,在他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可以放到歌词里。到了今天依然有很多人觉得,只有高深的、诗化的歌词才能登大雅之堂,才有艺术价值。但林振强的歌词是妇孺都能听懂的,他用了一些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将一些高层次的意义摆在流行曲这种雅俗共赏的媒介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想,林振强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不一定要用那种很‘象牙塔’、很艰涩的手法来操控文字,歌词也可以对这个世界作出贡献,后来我写很多歌词时也都遵循这一点。”

三年多前,黄伟文连同林宝、陈咏谦、乔靖夫组成了“填词人联盟”。 Wyman 表示,“我们没有想要组成一个像‘填词人工会’一样的东西,也不会采取什么大型的行动。在各自的填词岗位里,每当拿到一段旋律,我们都会用各自的方法来写好它。”

虽然在时尚写作方面花了蛮多时间,但 Wyman 强调自己不会放弃填词工作,“出席时尚活动之余的时间,我会留来写歌词,这样的时间组合也挺好的。”黄伟文告诉记者,拿到“殿堂填词人”这样的奖项,并不代表他的填词生涯就此画上句号:“我反而想提醒自己的是:‘我还没有结束!’我对歌词的责任感、对歌词怀着的憧憬,都依然没有结束。”

挚友之情! 懂你的知音最重要

是的,黄伟文最近很忙,除了忙着写词、忙着写时装专栏、忙着到各国的“天桥底”看 Fashion Show,还得忙着为各位圈中好友“作嫁衣裳”!10月初,何韵诗在红馆举行“Memento”个唱,跟阿诗关系好得像“连体婴”一般的 Wyman 以特别嘉宾的身份亮相,身为填词人的他更“处男下海”在红馆舞台上大秀苦练多时的舞技,何韵诗在尾场演唱《似是故人来》时不慎踏空,差点坠下舞台, Wyman 在后台也看得心惊胆战:“多得阿姐(梅艳芳)保佑!”黄伟文、何韵诗之间的共同纽带,就是他们都敬爱的梅艳芳。梅姐逝世十周年之际, Wyman 为阿诗写了一首新歌《月移花影动》,加上作曲的黎小田、监制的伦永亮,绝对是纪念梅姐的不二之选—— Wyman 特意选了《西厢记》中的一句“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也是为了遥相呼应梅艳芳的名作《似是故人来》。

另一位有幸获得黄伟文拨冗“作嫁衣裳”的,则是他口中的“亿万之裙”李蕙敏。日前,李蕙敏在英国伦敦与英籍男友 Serge Micallef 完婚,即使工作排山倒海, Wyman 也排除万难订机票出席,全因李蕙敏已把他当成“代父”!黄伟文表示:“我跟李蕙敏之间是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我对她有爱、有祝福,我衷心高兴看到她的好结果。”

去年刘浩龙“重返”广东歌坛,身为好友的黄伟文为他量身订造了一首《脏话阿七》,此曲也让 Wyman 摘取了本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作词人”大奖。好友能靠一首歌“咸鱼翻生”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脏话阿七》在广东地区派台时却被抹掉了歌名中的“脏话”二字, Wyman 对此亦有一番见解:“如果‘脏话’这两个字也不能说,那‘色情’、‘肉体’、‘裸体’这几个字眼也都不能讲了。讲逻辑的人都知道,词的意思不代表它所表现出来的画面,‘脏话’这个词真的算是脏话吗?人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这世界上有很多种人,不同的人对同一种东西的理解可以很不同。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学到的是,在你心情很好、精力很好时,就尝试去把自己的话说清楚,希望那些不懂你的人可以明白;但当你很累、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尽量远离这些不能沟通的人算了。从盘古初开的时候开始,所有艺术作品的创作就不是为了每一个人而设的, it just not for everyone! 我觉得这不是‘窄幅传播’,用老土一点的话来说,找到‘懂你的知音’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明白你在说什么。”

